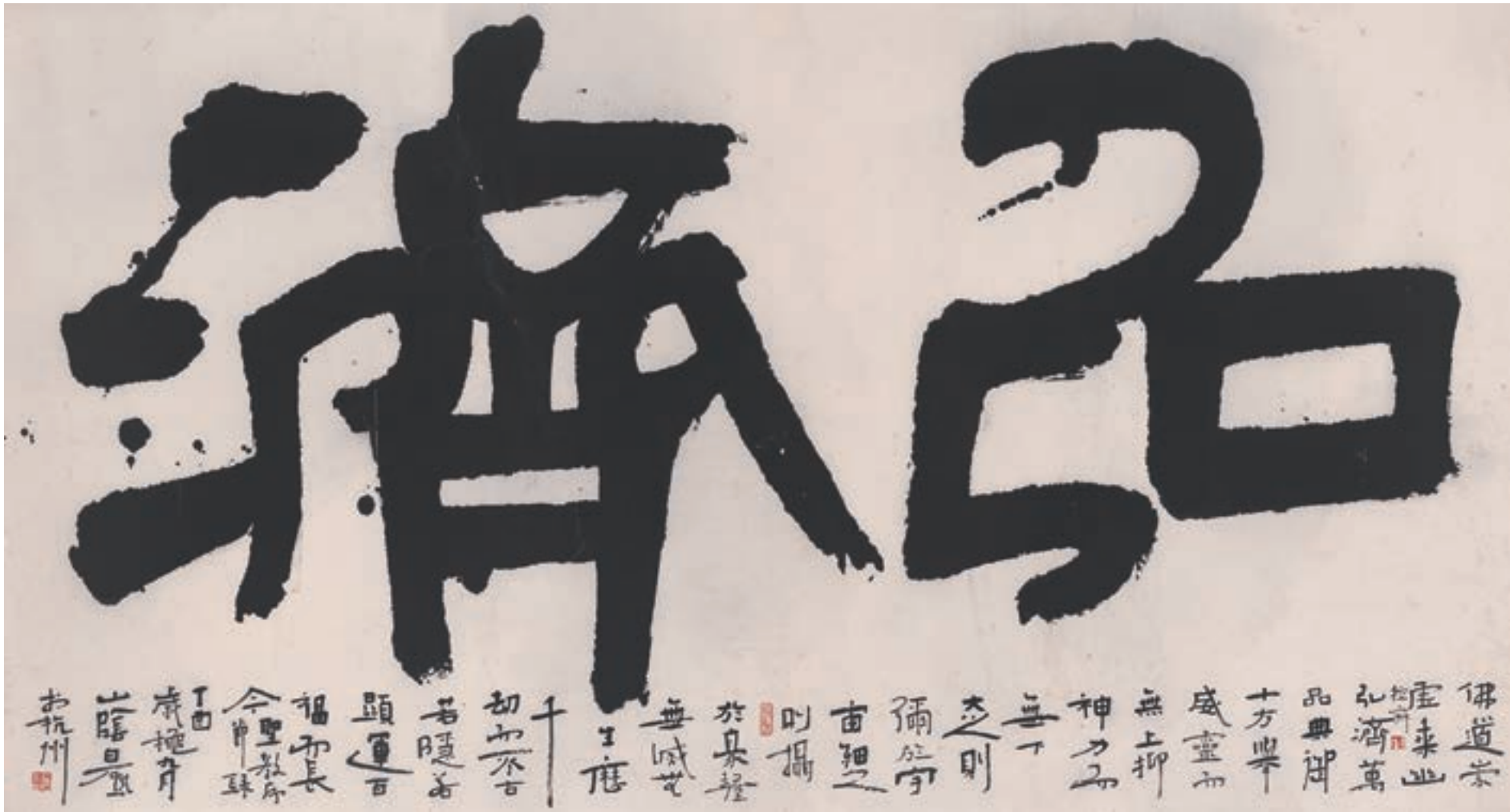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砥「弘濟」系列書法作品選



創造力是書家必具的修養

——從白砥「弘濟」系列作品談起

侯開嘉

白砥先生是我比較關注的一位書家，最近他從《聖教序》「況乎佛道崇虛，乘幽控寂，弘濟萬品，典御十方」的句中，取「弘濟」二字為題材進行創作。看了大約有近二十幅作品，每幅4尺整紙，幅幅的表現都不同。在他筆下的「弘濟」二字，就像手中的「七巧板」，隨意擺放，奇趣橫生。在各幅作品中的筆法變化、字體造型、章法佈局，看似不太經意，細品卻是別具匠心，表現出博大、厚重、古拙、靈動、蕭散等多種藝術境界。不由得領略到他深厚的傳統功力和超強的創造力。其中，尤以字體結構的造型能力和篇章佈局設計使我感觸頗深。僅僅兩個字，居然能寫出如此多的模樣來，而且又不失規矩，恐怕這就不是一般書家能辦到的了。

當下的書法環境，紛紛都在強調學習傳統。而大量摹仿古人的作品在各類大展上出現。在電腦和傳媒的幫助下，摹仿古人的筆法、結體、章法似乎不是很難的事，至少比起前人學習書法要容易多了。難道這就是繼承傳統嗎？當然，摹仿古人也是繼承傳統，但這遠不是傳統的全部，僅是淺層次的繼承傳統。而真正傳統的精神是在求變、求新、求發展。我們強調要學習魏晉、學習「二王」，須知魏晉的書法不是靜止的，而是流動的。王羲之書法的新風格是在鍾繇古樸的風格上發展而來，王獻之又在王羲之書法外另創新貌。王羲之說：「適我無非新。」正因為有這種求變的精神，魏晉書法風貌才光耀古今！

白砥用「弘濟」二字就創造出幾十種表現形式。這是繼承優秀傳統的一種表現。因為造型能力是書法家必具的修養，古代書家無不如此。王羲之的代表作《蘭亭序》中，有面貌各異的20個「之」字。米芾曾由衷地讚歎：「『之』字最多無一似」！欣賞王羲之尺牘，其中眾多的「義之」「義之報」「義之頓首」，可謂是字字寫法不同，隨着章法的起伏，它們往往成為一幅尺牘中最精彩的神來之筆。

米芾是魏晉書法精神的真正繼承者。關於他「集古字」的說法，常常被人曲解，以為他書法的成功來自摹仿古帖的集合。因而當今不少青年便用電腦集古人之字，拼湊成幅，認為得了「集古字」之法。其實米芾不僅在年輕時下了不少苦功，而且在三十多歲時，書法便表現

出強烈風格意識，如《吳江舟中詩》《苕溪詩帖》《蜀素帖》便是明證。王文治在《論書詩》中稱他：「一掃二王非妄語，只因釀蜜不留花」。從花釀蜜、由蛹化蝶，這恐怕才是米芾崇尚魏晉的實質。他既能寫出《中秋帖》《大道帖》以假亂真的王書作品，以顯示傳統功力，又能創作出《蜀素帖》《虹縣詩》《研山銘》及眾多自具風貌的尺牘作品，因而成為宋代尚意書風的代表人物。

白砥先生不受書法時風的影響，常常在展覽上、刊物中、微博裡曬出他自具一格的探索作品，這類作品，既體現出多年修煉的傳統功夫，又表現出與昔不同的現代感。其手段是傳統的、思維和形式是當代的，這類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探索方式，所具的創造精神應遠肇魏晉唐宋，近繼陸維釗、於右任等現代名家，因而我常以欣賞的眼光來進行品鑒。沙孟海先生說：「書法家、篆刻家的個人風格，往往經過長期的、反覆的探索和實踐才能逐漸形成。」所以，白砥先生這些探索作品能夠成功與否，除了要經受當代人們的「月旦評」而外，還得經受時間的檢驗。既然在探索，就會有成功，也可能失敗。如果沒有探索，永遠都不會成功！

我讚佩白砥！

2017年11月23日於錦里系日齋



白砥簡歷

本名趙愛民，1965年生於浙江紹興。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。

白砥在四十多年的學書生涯中，廣采博取，幾乎學過歷代所有名碑名帖，且能融會貫通。他堅持在繼承傳統基礎上開拓創新，尤在碑帖融合、「現代書法」領域的探索為時代關注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即為中國書壇熱點人物，《中國書法》等大量專業媒體有幾十萬字的專題評論及介紹，被評論家們認為新時期中國書壇創新的一面旗幟、當代書法實力派代表人物。他認為中國書法藝術美的本質在於用「反」，即將矛盾對立因素巧妙融合，對立面越反向強化，融合越顯高級，故其主張學書不偏碑帖，碑帖融合即成互補。基於此，其作品既極富傳統意味，又不乏現代感，且能在強烈個性下拉開作品之間的距離。自1989年始至今，舉辦個人展覽十八次，出版《白砥書法藝術》《書法空間論》《白砥臨古書法精粹》《白砥書法探索三十年》《白砥小楷集》等十餘種，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